

采风

卢旭

—

他很舒服地靠在皮质椅背上。那把椅子似乎有某种魔力，能将人全身的疲惫乏累吸入其中，再化作一股厚重的威严之气发散出来，虽然不如家中沙发一坐即陷，却也比看起来舒服得多。他把保温杯缓缓拧上盖子，慢慢放到办公桌角，他很欣赏自己拧盖放杯的动作，甚至沉醉其中，这是一个成熟、自信的、已得到该得东西的男人应有的动作。

两下均匀又有节制的敲门声响起，吴助理握着几张钉好的打印纸走进来。“曲校长，这是市文联邮来的一份邀请函，您看看。”吴助理边说边双手将纸放在桌边，转身出去。他望着这个不高但很结实的背影，比较满意，小吴工作谨慎踏实，知规矩懂礼貌，就是有点儿内向话少，不过作为助理，这也应是优点。他不用看也知道纸里内容，前天文联的陈主任与他电话联系过，邀请他参加下周举办的市文艺界采风活动，同时也是座谈会和笔会。上次去南方考察学生实习基地，当地的人文风情、环境景物让他有感而发，写成一篇记行散文，投到了文联杂志，并很快发表。自己只是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功底自然不及写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作家，可眼见脑中的思绪情感化作笔下的团团锦簇，觉得实在不该妄自菲薄，古代那帮文人哪个不是以处理政务为主业、以书写胸怀为闲情的，自己与他们的创作状态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虽不敢求流传千古，可博时人一赞也并非吾辈分外之事。

他起的很早，东西简单收拾一下便塞进包里。就三天时间，还包吃包住，不用带太多。保温杯差点忘了，那是一位同事出国旅游时带回来的，直直的一个蓝色圆筒，除了筒盖就是筒身，没有多余的图案、把手、穿环、提带，是那种高雅的简约、贵气的低调，保温效果还特好。

他下了出租车，进了文联大院，一辆白色大客车稳稳停在那，像立在大门口的一堵影壁。陈主任热情地将他招呼上车，车上已有十几个人，男多女少。他坐稳后又有一些人陆续上来，从他们穿戴和随身东西就能轻易猜出是哪类艺术家。很随意的牛仔短衣短裤、抱着吉他、提着箱鼓的是音乐家；全套户外长衣长裤、防风帽子、蹬着厚底登山鞋、夹着大板子的是画家；全身是兜、左右斜挎黑包、脸上纹路很深的是摄影家；什么都不带、逮谁都能家长里短、雅天俗地胡侃一通的是文学家。岁数大些的多是跨界熟人，聊些圈子里外新近出现的名人异事；年轻的女士谈谈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年轻的男士好谈专业技法和流行思潮，真是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老曲没写过几篇文章，这类活动更是头次参加，和谁都不相识，只好微笑着前听一句，后听一段，都是一知半解，却也新鲜有趣，除了那些毫无意义的人名外，都比自己学校日复一日的琐事醒脑多了。

半年前，老曲刚由教务主任提为管教学的副校长，他大半辈子都献给了这所学校，对这里一切了如指掌，连校园角落几乎弃置不用的自行车棚铁柱上的斑驳凹痕，他也能讲出一段催人泪下的典故，这个职位是他应得应分的。当他看到校园网站上正式公布的消息，并没有多么激动，只是长叹一声：要是再早个五年就好了。而当他握着任命的红头文件，向教务处同志致告别词时，竟还哽咽地将话说得断断续续，如同退休老同志曾在他动情演讲中落泪一样。他流泪并不是对教务处同志依依不舍，也非对十年教务工作的无限留恋，而是被自己感动，被自己二十多年不懈的严谨、努力、忍耐，甚至屈辱所感动。

工作一摞摞地摆放在眼前，只多不少，他把自己逼得很紧很累，没有放松，工作连轴转，就像中午食堂开始打饭时的大菜盆，油汪汪满当当。如今坐在副校长办公室，激动兴奋和踌躇满志的潮水随时间迅速退去，整个身心如同退潮后的沙滩空阔明晰，却又有着令人无处抓无处挠的静谧和空旷，虽然还不确切了解缺的是什么，但肯定是一样大而无形却又至关重要的东西，它不仅关乎自己工作状态，更关乎后半生能否拥有如操场般踏实的幸福。是能力，是敬业，是德行，都不对，这些早有了，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了。

客车进入高平县区，司机在陈主任指挥下将车停在一幢三层高的通讯公司楼下。“老鲁说他就在这等着呀，是这儿，人哪去了？”陈主任探脖向窗外寻觅，“来了，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高男人从两楼间的缝隙快步走出，快到车门时，又小跑几步，身躯像风中竹竿儿般左摇右摆。老鲁上车后见老曲身旁还有空位，便坐了进去。

既然挨着坐，岁数又差不多，两人随口聊了几句。老鲁在高平县文教部门工作，写诗歌、写散文，上学时就好这口，一写就是三十多年。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慷慨热情，好像每一个字都在手中用力且仔细地掐捏过一番，然后才将其准确地抛粘到对面墙上早已圈定好的位置。他鼻音有些重，却又为每个字包上了厚厚的光晕。老鲁一谈到诗歌便神采飞扬，对当代某某诗人的经典佳作如数家珍，而且一双细长的大手与话语相互配合，变幻成各种形状。老曲也是常在老师学生面前讲话的人，知道手势的重要性，可他从未想过一双凡人的手竟能做出如此丰富的动作，简直可与老鲁思想深刻性和语言的表现力并驾齐驱、难分伯仲，甚至诗意美感的程度远超二者。那是两只手，也是两朵花、两片云、两团烟，如羞涩含苞圆润如滴的郁金香，如铺展绽放团团锦簇的牡丹，如蜷展自适丝丝勾魂的菊花。老曲对他的话一知半解，却着迷并沉醉于他的手势，自己仿佛正漫游在一片花的海洋，脚边腿边手边头边全是花，拥挤不动、厚密绵软，再加上难以琢磨的各种香气，他醉陷其中，摇摇荡荡地沉向花海深处。

老曲与老鲁都属作家，岁齿相似，便被安置于同一房间，老曲很高兴，虽然不熟，但也应比他人多些共同语言。安顿好后，在宾馆会议室搞了个座谈会的开幕式，陈主任、郝主席作了讲话，又让大家做些自我介绍。艺术家们多是某县某

区各文艺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或青年骨干，大家都很谦逊低调，又欢迎了几位来自大学的做艺术鉴赏讲座的教授。大家在宾馆一层餐厅吃了午饭，又歇了一会儿晌，便坐上大客车奔向赤河源头。

车过了林场在路上设置的安检口，沿窄路缓慢前行。因为是旅游淡季，迎面没有对开的车，后面不见尾随的车，除了发动机声便是林间的各种鸟叫，除了茂密的杂草便是四五层楼高的大树，琢磨了半天，他才记起“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一句古诗。老曲见身边的老鲁兴致高昂，用手机透过车窗不断拍照，虽然自己靠近过道离窗较远，却也拿出手机向外照着，照完后又觉效果不佳，删了大半。

客车在一个不大的停车场上稳下来，说是停车场，其实就是将半山腰一块不大的平地顺地势稍做平整，铺一层薄薄的沥青。周边没有任何建筑，除了树便是草，陈主任带大家顺小路继续前行，小路仅容一人，大家自动顺成一列，在断断续续的灰石板上颠簸移动。因为蚊虫多，大家不断摆手挥手，都恨不得长一条尾巴，无心欣赏美景。此时，画家们的户外装备派上了用场，有位男画家脚上竟是一双黑色高腰厚底军用战靴，有位女画家将头上的帽子完全展开，便成了养蜂人的模样。

穿行一公里左右，眼前有一片开阔湖水。湖面不大，甚至还不及刚才的停车场，可在这一大片如此茂密深邃的林海间，赫然现出一汪翡翠般的湖水，确实有股让人骤然开朗的惊喜。女士们各找角度拍照，连防蜂面罩也掀了开来；男士们有的绕湖走圈，以此获得山神和祖先的庇佑，有的则去看湖边立着的两人高的石碑。这是就地取材的不规则的天然大石头，立于灰白色的方形水泥基座上，书有“赤水源”三个大红字，基座上有一些介绍湖水基本情况的楷体小字。大家除了与此石合影外，还细辨着题词人的名字，发现是位十余年前在任的市长。陈主任张着大嘴半开玩笑地说：“这个相咱们不能乱照，照完也不能乱发，得看看这位领导现在怎样了，有没有走偏路。郝主席这个你该比较了解，没事儿吧？”

“没事儿，早调外省，平稳致仕了。”

“大家放心，主席说没事，可以安心照了。”

“这种情况小心不为过。”郝主席专家似的撇撇嘴，“听说有个大学校园里也有某位领导题词的石头，但没多久便有了这位领导被调查的传闻，学校领导班子左右为难：把石头移走不好，万一是谣传呢，又显得见风使舵、势利小人；留着也不佳，万一真违规呢，必会殃及池鱼、有口莫辩。于是想个好办法——种树，在石头前种两排树，有事儿，树就挡上了；没事儿，再剪枝移树。人称拉链树，拉上可遮羞，拉下能方便。”

“这么高的招儿，只咱文化人才想得出来。”

“太正常了，美国也一样。总统去码头视察海军，海军司令为不让总统看到以其政敌家族姓氏命名的军舰，干脆拿艘大油轮把那艘军舰挡上了。”

“要不人家怎么能当领导当司令呢。来来来，大家合影吧。”

老曲发现老鲁蹲在湖边草地上，一双长长大腿向两边叉得很开，像蹲踞于荷叶边沿的蓄势待跃的大青蛙，问：“干啥呢？访屈原啊！”

老鲁将两只大手伸入水中，把水向两侧拨了拨，完成了这一最便捷的水质净化工作后，小心掬起一捧，冲老曲道：“这是母亲河的水啊！”然后毫不犹豫地 will 嘴浸入水中，大口喝干，又洗了脸、净了手，顿时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整个身心刚经历了一番最彻底的脱胎换骨。

老曲探头往水里看，绿油油的水像七月阔大的荷叶，厚实油腻又稠密。水边的杂草在水中牵扯飘摇，水中暗影浮动，不知是鱼是藻，还有数只大小不一的长腿虫子炫技般地练着水上漂功夫。他抑制住强烈的模仿渴望，但却充满了钦佩，喝脏水、啃污泥，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在他们心中那是圣水、是神土、是母亲、是情人，他们身体包裹着的是怎样一种富于激情与爱的灵魂啊！

周围高大的树木铁桶似的密匝匝结实实地围成一圈，桶底是浅绿的草、深绿的水，还有水边老鲁那只黄色的大青蛙。老曲想起了井底之蛙的成语，嘿嘿，不过自己才是真正的井底之蛙呢，一辈子就活在学校这堆儿这块儿，一辈子就在笼子里扑腾了。这时老鲁已从水边站起身来，晃着高高的身躯缓步走开，像一头刚喝完水准备调头悠闲离去的驯鹿。

合完影，陈主任说前面还有路，大家又跟他继续穿越林海。没用十分钟，眼前多了一眼泉水，泉水侧面多了一凉亭，凉亭与泉眼之间又插入一条陡峭的上山石板小路，一眼不见尽头。最吸引大家的是泉眼上方横卧的一块巨石，上书“源泉”两个行体大字，也是大红的，红得十分鲜艳耀眼。要么石头是新立的，要么颜色是重刷的，若没有这石头上的大字，根本没人会注意到细小莫辨的泉眼，以为不过是山间雨后临时形成的水溜。

陈主任指着地上被几块香瓜大的石头围起的泉眼说：“这才是赤河的源头，谁能想这么小的细流最后竟汇成那么宽的大河，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很伟大？是不是……”

老鲁不满地眯起眼睛，问：“那刚才的湖就不是源头了？”

“刚才那个是由这个形成的，也是源头，但不是最源头。”

“那个我都喝饱了，不曾想还有这个。”老鲁蹲在泉边，一双本可弹钢琴的手欲伸还缩，一副为难神色。

“该拜的佛都拜过了，难道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能不拜？”

“拜，得拜，谁说不拜了。”老鲁俯下身，又将一大捧水灌入口中，蹙起舌头咂摸几下，“不愧是真正的源头，口感比刚才那个清亮。”他起身抬头一望，才注意到那条呲牙咧嘴、艰难向上的石板路，惊问陈主任道：“上边不会有更源头了吧？”

“没了，就算有也不敢带你去了。咱这里面都是搞艺术的，没医生。”

老曲也笑了，刚才没喝那湖水的水是对的，可这次是稳当坐实了的，不能错过了。他也爱自己的家乡，也有一份诗人情怀，便学着老鲁的样子，站在老朱刚踩出的脚印上，也捧了一口喝下去，果然清冽爽口，疏沦五脏、澡雪精神，不说瞬间成佛作祖，却也能醍醐灌顶、洗净凡垢，他还想取出保温杯接一杯源泉的水带回去细细慢品。

几个年轻人看老鲁老曲一副陶醉的样子，便过来也想尝尝。一个年轻女孩伸手指着水流说，里面好像有东西，是不是鱼呀。几个人把头凑在一处瞧，果然有一些灰色透明的小生物在水里曲弹游走，有的说是鱼，有的说是虾。老曲顿觉胃里一阵翻腾，喝下去的水变成了燃烧的火，看一眼老鲁，他似乎也有些尴尬，脸上的肌肉稍有抽搐，随即又一马平川云开日现了，他把大手一挥、长臂一抡：“赤水源头的虾也是鲜虾活虾清虾净虾，不是死虾烂虾腐虾臭虾。”然后不顾脚下不平，昂首阔步进了凉亭，沉着稳健的神情如同驾驶着重型卡车一往无前地突进。

一位四十来岁身穿砍袖敞襟夹克牛仔大短裤的男士抱着吉他站到泉边，用手指简单拨弄两下，一只完整悠扬的曲子便呼之欲出。老曲以为他只是想摆个造型拍照留念，不想他一张嘴，一股摇滚风味的歌声便被吉他弦引着从口中牵扯而出，那是一首本该用圆润美声唱出的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歌，可却被他演绎出了风吹树叶般沙哑、蹦床气垫般弹动、知了铗翅般急促的现代感。他示意大家跟他一起唱，老曲不自觉张开嘴，可看其他人都只站着欣赏无人动口，嘴虚动两下也合上了。这时有一声与节奏不搭的美声传来，老鲁从凉亭里踱了出来，伸展双臂旁若无人地放声高歌，如一只立于悬崖绝壁之上展翅欲飞的鸢鹰。吉他手将节奏放缓些，尽量与老鲁配合。

二

晚上在宾馆餐厅就餐，四十来人围坐在五张大桌子上，这个时节来此旅游休闲的人很少，宾馆里似乎只有他们这伙人，这也由餐厅饭点的情况得以验证。桌上没什么动人食指的山珍野味，都是普通农家菜，当地鱼塘的鱼，红褐色的笨鸡，焦黄的笨鸡蛋，不知名的野菜，都咸淡适口、滋香味浓。大家都没有过分饮酒，只有郝主席、陈主任那一桌敬酒稍频，那里坐的多是来讲座的教授和区县各艺术协会的主席。陈主任本来也要将老曲让到主桌，老曲觉得身为副校长，本应当之无愧，可只写过两篇差强人意的散文，还算不上什么艺术人士，而且最近胃不大好，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与老鲁一起，人也变得豁达开阔了，似乎为自己的精神推开一扇窗，砸毁一面墙，搭起一扇跳板，架起一截梯子。

陈主任面色微红，将那位吉他手和他的一个朋友请到饭桌前的空场中，向大家介绍这是市吉他协会的副会长史庆春，另一位是他的好兄弟，“谁想唱什么歌他们可以伴奏，这效果比歌厅强多了，这待遇一辈子也难得。”两人又拉来音箱和高脚麦克，不少人立即跃跃欲试。

与老曲同桌的一个胖姑娘站起来，说想唱一首《伤痛的心》，此时特意戴上花镜正在手机里翻找歌词的老鲁抬起头，越过镜片上缘看着胖姑娘说：“我也想唱这个呢，咱俩重了。”胖姑娘立在原地露出为难神色。

没等她说话，陈主任手指夹烟眯着眼睛歪着身子凑过来，将胳膊搭在老鲁椅背上，说：“俩人一起唱呗，来个对唱，《伤痛的心》。”

胖姑娘瞪大眼睛：“这个还对唱，我和我师叔？”

陈主任咧大嘴道：“你和你师叔咋地，过儿还和姑姑呢。哪那么多事儿。”

老鲁很大方地走到麦克前，捧着手机与胖姑娘对唱一曲。之后，老鲁又单独用朝语唱了一首朝族民歌。朝语没人懂，但听这调儿这音儿，再看老鲁陶醉其中的样子，估摸离原汁原味隔不了几张桌儿。陈主任也催老曲上去唱，说这帮人都是麦霸，不抢着上根本没机会。老曲忙摆手，说不会，自己一把岁数，调跑得离谱，让听的人鼓掌不是，不鼓也不是，多尴尬呀。

老曲很佩服这些艺术家敢于展露自己的真性情、赤子心，这样才能写出真文章、画成真画作、唱出真歌曲，自己在他们中间显得那么束手束脚拘里拘气，看似严谨规矩一派正经，实则最是俗不可耐了无情趣。他想起了几天前才读完的《红楼梦》，看人家整天就是吃请宴席、儿女情绵、家长里短，可写出来就是不俗，就是那么开阔，那么有境界有高度。

他发现同桌对面有位男士也与自己一样，一首未唱，一身乳白色麻料休闲衣裤，比唐装紧致，又照中山装闲适，窄窄一条小领子与脖子贴得很紧，头顶短发，眼亮如电，又绝不咄咄逼人，腰背与脖子、头构成一条笔直的线，王牌狙击手都可以用它来瞄准目标刺杀总统了。他吃的很少，肉菜几乎未动，别人唱歌时，他也非顾影自怜茕茕孑立，而是微笑着很有兴致地昂然四顾，如一只刚获得博士学位又对生活充满好奇的狐獾正在认真思考自己的下一项人生目标。老曲与他虽然隔了满桌子的菜，却被他那种无法描述的风度气质所撼动，身体发抖，大脑比心脏更快地震颤，突然发觉这也许就是自己需要的东西。老鲁浑身涌动翻腾着的激情诗意，对面这位如神仙般的旷达超拔，便是自己生命中缺少的灵魂的灵魂、精神的精神。教书匠的谨小慎微、基层领导的瞻前顾后、长期与女教师混迹一处而浸染的斤斤计较，在他们面前如蚊屎般渺小、如鼠泪般可笑。他在莫可名状的渺茫中不断摸索求证的东西，瞬间有了清晰的形状，成为脑中实体的存在。

老曲也想拥有那样的风度，不仅他想要，人人都想要，他恨不得掀翻桌子，冲到跟前，把它们从他身上扒下来，无须抖洗、片刻不停地披到自己身上。

第二天上午，陈主任说，愿意出去画画照相的可以自由行动，不出去的可以到宾馆 302 房间品茶。老曲与老鲁一起上了楼，门大开着，不过是个普通房间，椅子上床上坐了八九个人，靠近电视的桌上摆个棕黑色长方形大盘子，上面放着一个正煮着水的透明电水壶，还有大大小小几个带盖和不带盖的蓝色茶壶茶杯。这套东西他并不陌生，自己学校也有一个规模不大的茶艺专业，每年只能招来四

五十人，可学校的投入并不少，该有的设备一样不缺。去南方学校考察时，很多领导办公室都有这东西，就像办公室里的实木书架和书架中从未翻看过的成套精装书一样普遍。今天的这个茶具简单了些，不过出远门只能带这种简易的了。茶具后面坐的正是昨晚对面的麻衣男人，他还是那套衣裤，双手轻按膝上，眼睛盯着水壶等待水开，那种出神的样子既像头脑全空的发呆，又像是在仔细琢磨水中那扶摇着快速上升爆裂的小气泡中可能蕴含着怎样的人生哲理。

两个年轻人给老曲和老鲁让了椅子。陈主任介绍说，这是我市某著名茶室的主人——老庄，他给大家带来最好的茶叶，请大家品尝。老庄抿嘴谦逊地笑笑，说：“对不住大家，这次只带了好茶，没带好水，水太沉，提不动许多。如果觉得好，还想喝，欢迎随时到我的茶室。”

陈主任补充道：“这才是真正好茶之人，人家不入任何所谓的茶叶协会，那都是营销赚钱的噱头。老庄懂茶爱茶研究茶，以茶会友，却不为赚钱。想赚钱的，咱也不请他来这座谈采风了。”

水开了，老庄将开水倒入装满茶叶的大碗中，盖上大盖，四指扣住碗底，拇指压紧盖钮，随即倾斜倒掉。再重新加入开水，这次将茶水倒入一个小瓷壶中，再提着壶为桌面上的几个小茶杯斟茶。陈主任从包里掏出一大团报纸，展开来，将里面几个式样不同的小茶杯排在桌面，说：“我怕人多不够，就把我自己的茶杯带来几个，不埋汰，来之前都用十块钱六斤的洗衣粉好好洗过了。”

这些小杯子有桶形碗形、圆口方口、粗泥釉质、朴拙精细、裂片树纹，老曲原本还想着自己的保温杯是不是太大了，不适合品茶，见陈主任想的周全，便随手拿了一个釉质精细的圆口杯。老鲁拿起一个小圆桶状杯子仔细看着，釉质只覆盖了杯子上半截，而且呈水滴般凸起流淌状，这些似乎被瞬间凝固了的釉质水滴长短厚薄各不相同，老鲁指着杯子上截道：“这做的，像甩了一圈大鼻涕。”

陈主任也笑着说：“都是我亲手做的，那时候身体好得很，没伤风、没感冒、没鼻炎、没过敏，你尽可放心饮用。”

老曲平时虽然也喝茶，但更爱喝咖啡，尤其爱喝加浓加糖的咖啡。有次出差，在火车上将一小袋咖啡倒入保温杯，一个年轻男老师主动帮着去接热水。老曲千叮万嘱开水只倒杯子一半即可，结果还是多了，超过了三分之二。老曲很不高兴，也没说谢谢，这么多水，把味道都冲淡了，喝起来还有什么快乐。这个年轻小伙要么理解能力差，要么执行能力差，要么喜欢自作主张，以后便不再带他出门了。他平时不抽烟少喝酒，也许是喝浓咖啡的缘故，也许仅是岁数大的缘故，鼻子上舌头上的味觉细胞在迅速退化，比领导和老师们逃避推卸责任的速度还要快，喝茶时除了略苦的清香味之外，再也辨别不出什么特殊味道，说不出什么专业花样。他看看周围这些艺术家，似乎也没有多少像样的感动和赞美的言辞，也许大家都是门外汉、笼内兽吧。

史庆春干了手里的茶，放下杯子，又抱起了吉他。大家顺势让他弹一个助兴，

他也没推辞，可一出手还是摇滚的调子。陈主任说：“来点高雅的，有没有什么古筝、古琴、古琵琶的调儿。”庆春说：“用吉他弹古曲儿，有点难度。”他用手机翻了两下，边看着屏幕边弹了起来，轻拢慢捻抹复挑，一下一下，铿铿铮铮，还真有古韵古味。

透明开水壶很小，一壶开水很快倒净，陈主任站起身，提上水壶对大家说：“有这茶艺大师和古筝大师在，咱喝茶的水也不能俗了，我去接点儿山泉水。”转身便进了门边的卫生间，哗哗一阵水声，一满壶清水已稳坐于茶盘加热器上。“山里的水，干净。看啥呀？刚才喝的就是这个。”

老庄又从从容容地等待水开，又不慌不忙地将开水倒进大茶碗，张大虎口掐住大茶碗倒入茶壶，再给诸人的小茶杯注满。

老曲见过茶艺专业女学生配着音乐的茶道表演，倒上泼掉、颠来倒去、柔柔婉婉、缓缓慢慢，不在那十几个比她粉嫩拳头还小的茶具间折腾个三四十分钟根本喝不上茶，这种耗时费力的仪式感似乎正是这项活动的精髓，喝到嘴里的黄褐色液体便成了燕窝、鱼翅、龙虾，当然如果你有勇气把这句话说出来，所有人会认为你的比方实在俗不可耐、不可语冰，早在心里与你绝交三百回了。老曲相信老庄对这套流程仪式全都懂，可人家没必要或不屑于把所有花架式都做全做足，省了时间、去了矫作，可茶味不变，人家那简单实用的一举一动全都透着股韵味，头、胳膊、手、茶碗，似乎全被一团圆融充盈的气息包裹着，这是种柔和又带韧劲、充实却不憋沉的气息，这就是市井中的神仙人物吧。老曲啜摸着茶水，听着古吉他，自己似乎也身轻如云、飘飘欲仙了。

最后一天本来安排的是油画讲座和各艺术家分小组讨论，可早晨老曲就接到吴助理电话，说有个学生在校外出了事，让他赶紧回去，接他的车一会儿就到。正校长去了南方开会，主管学生的副校长去了北方考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由处于中央的自己先来解决问题。他马上找到陈主任、郝主席说明情况，为提前离开表示抱歉，大家也都能理解，又与老鲁、老庄等人道别，互留了联系方式。

三

回到市内，老曲包也没来得及往家放，就直奔学校，进了办公室先问小吴大致情况。学生没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家长也已到了陪护，老曲才算长出一口气，又要找学生所在系的主任和辅导员了解具体情况。辅导员也在医院帮忙，管学生工作的系主任来向他汇报：这个男学生即将毕业，这是最后一个学期，他和十几个同学在市内一家企业实习。因为是实习期间，学生可以退寝并在实习单位就近租房，这个男同学便与女友合租了一间房。而他女友的前男友也在邻近城市的一所大学，一直在寻求复合，知道同居消息立即找上门来，没说两句便亮刀捅人。女孩受了轻伤，那男同学受伤较重，好在送医院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事

件的原因很老套，过程很老套，结果也老得要戴头套，可这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哪个单位，都会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学生在校外租房，又与人打架受了重伤，问题当然非常严重，不过学校对于即将毕业学生还是一直提倡留住校内，如果学生非要去校外住，得写好安全保证书，自己和家长都得签上名字，一旦出了安全问题责任自负，如此一来，学校和老师的责任都是微乎其微的。理当然是这个理，可一旦发生这种问题，所有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学校管理是否有漏洞，很少会深究到底是不是学生执拗要求搬出寝室的，是不是学生人品德行或处事方式有所缺陷，是不是学生及家长应负完全法律责任。

老曲让小吴马上发通知，召开全校学生安全工作临时会议，各系部主要领导和辅导员全部参加，又向正校长做了汇报，又与主管学生的副校长做了沟通。责任像个烫手的汤盆，必须尽快让别人接手或撂到桌上，而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得小心端着不能松手摔碎。

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他坐在办公桌后，胸部紧贴桌子边沿，双手落于桌面，十指交叉，相互挤压着、扭曲着、抗争着，感觉到手部皮肤和骨节在这种激烈方式的作用下得到了痛苦的舒缓与活络，这才发现自己的手竟是一直如此僵硬木讷。自从回到学校，想的做的都是处理学生问题，而不久前才带给自己极大触动的文联座谈会竟被抛得不见踪影。从林场回到学校，如同刚出冰箱便进了烤炉，连个过度的温室都省去了，自己都有些怀疑是否真的去过冰箱，是否真的经历过那种透彻心扉的冰爽。

他正在脑子里过着这两天的画面，老鲁刚笑吟吟地从碧绿的池塘里捧出水，脑壳上便想起帮帮敲门声，他觉得有些扫兴，连“请进”也懒得说。推门进来的是一个个子不高戴副眼镜的女学生，她见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曲，先是一愣，随即不急不慌地走到桌边，将两页表格放在桌上，说：“校长，请签个字，我们系实习学生的公交车费报销单。”系部中层干部找自己签字的时都毕恭毕敬、情辞恳切、满面堆笑，而这个学生说话的神态竟如此自然从容，甚至已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漠然不屑的境界，没有丝毫胆怯、害羞、畏缩，仿佛正从尚未结束的大学语文课堂信步而出，到走廊取外卖午餐一样自然随性。

“你哪个系的？”老曲盯着女学生眼镜后面那双不会因任何事而稍起波澜的眼睛，看也没看桌上的表单。

“化工系。”

“谁让你来的？”

“我们主任。”

“哪个主任？”

“一个女的，整天挺忙的。”

女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成功激怒了老曲，她的超然与镇定成了泼向火苗的一桶

汽油。虽然坐着的老曲正在仰视站着的女学生，但他却觉得自己雄踞于奥林匹斯山巅，周围盘旋着墨色的暴风乌云，正准备用手中紧握的闪电施以由上而下的灭顶一击。但他忽然看到了桌上蓝色保温杯，那个差点装上了源泉之水和沁脾茗浆的保温杯，他的心一下子变大了，胸也一下子扩大了，仿佛一个壮汉正认真地用张开的粗臂检验紧身衣的弹力。

“我也很忙，让你主任来找我签字吧。”虽然怒火仍在，但已丝丝缕缕、散兵游勇。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股坦然面对坎坷风雨的豪宕之气潮起云涌。

女学生不易察觉地撇下嘴角，平静地拿起表单，转身出了门。

从一个中层干部升为副校长，已经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没几个人能够把画在纸上的大饼热乎乎地捧上饭桌送进嘴里，他觉得很幸福，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可在林场的短暂两天，他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幸福与力量是横向的、肤浅的、皮囊的，是大地之表、汪洋之面的，而地表下植物根须恣肆野蛮地延展深扎，海面下冰山压迫般的壮伟粗浑，则是他才刚刚意识到并深受震撼的，只有它们才能让自己的幸福成为立体的、厚重的、坚定不移的，而就在刚才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他想再从头细细品味一番这次外出座谈的经历、感受，可时间却丝毫不愿掩饰自己在宽容大度德性方面的匮乏。

在会上，他向全校各系部中层干部说明了事件经过，称赞该系领导和辅导员反应迅速及时，前期工作虽不能说滴水不漏，但也严谨细致，将学校的责任和风险尽可能规避到最小限度，希望全校辅导员提高警惕，引以为戒，别每天总想着自己付出很多、待遇很少，心里不平衡，有那些抱怨的时间不如把工作做实做细。

“有些人总觉这也不满、那也不好，好像都是学校欠咱们似的。你抱怨一大堆有用吗，最后不是该做还得做。别看我是学理科的，但我喜欢文学，尤其好看《红楼梦》，咱们辅导员应该学学《红楼梦》中的邢岫烟。你看人家出身贫寒，可却能够安贫乐道、品行高洁。重要的是什么都不争、什么都不抢，就因为不争不抢，人家的命到后来才最好。别的女孩都喜欢贾宝玉，争着做二奶奶，最后呢，都没什么好下场吧，散的散、死的死、疯的疯、离的离。邢岫烟呢，人家从来不想那些，却嫁了个富家子弟薛蝌，小两口日子和和美美，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可也是最幸福的。而且人家性子好，跟谁都能处的来，妙玉最特性吧，比林黛玉还特性还矫情，可就是能和邢岫烟聊到一块儿去，还不是性子好，和人吗？”

讲着讲着，他觉得一切都说通了，一切都捋顺了，如果下面在座各位仍不能像自己那样攀上一层或半层更高的精神境界，那便实在无可救药、不通一窍，即使百家讲坛里所有舌颤莲花的专家都成为他们的私人教师，对其成长恐怕也将毫无裨益。

老曲刚结束会议，小吴又急匆匆过来，说市长要召开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紧

急会议。老曲对学生工作不是很熟，可正校长和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幸运地出了远门，他也只好赶鸭子上架。

下午的安全工作会还是针对学生被刺伤的事件紧急召开的，老曲又在会上做了情况介绍，市长对全市各级学校的安全工作做了指示部署，很多校长也表了态，也交流了经验心得。会议结束后，几个关系不错的校长约好一起吃晚饭，他们和老曲要么是老朋友、要么是老同学。

老曲出了市政府大楼，脑袋有些发胀发晕，像个被小孩抛出的溜溜球，晕头转向、身不由己。被他们约去吃饭时，他只是习惯性地点点头，便不知道被拉上了谁的车，不清楚进了哪家饭店，不知道被安排在了哪个座位，拿着菜单不知道点了什么菜。他看着金黄灯光下一圈熟悉的油光光的脸，恍若梦中。又跟着大家一道端起酒杯，一杯酒顺着喉咙落了肚，才感觉眼里有些湿润，脸颊发热，为了掩饰自己的迷茫游离，赶紧说：“这酒不错，谁点的？”大家都呵呵笑，说就是他自己点的，于是罚酒一杯，老曲这才清醒了一些。旁有位校长爽朗地对他说：“没事儿，老曲。咱们在座各位哪个没被训过，哪个没训过别人，常事儿，别往心里去，等你当上正校长就更习惯了。”大家一阵哄笑，接着又一阵劝慰。

在会议室里，当老曲自信而详尽地介绍完事情经过和处理办法，最后总结道：“学校领导班子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目前正全力做好事件的处理和善后工作，事件发生之前我们也做了很多防范于未然的有效措施，可以说已经把责任减小到了最低程度。”

市长年富力强，看上去比小吴大不了几岁，却显出与其职位地位极为匹配的成熟沉稳的样子，弄着笔，歪着头，问：“你去没去过医院看学生？”

老曲有些不好意思：“廖校长还在南方，我今天也是才从外地回来，一直在了解情况，开了一系列安全教育会。我已经派了他的系主任和老师轮番护理，听说学生和家长情绪状态都很稳定。今晚我还有值班，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医院。”

“这是一起极其重大的责任事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是你们学校各级领导在学生管理方面的重大失职，你们必须负起全部责任，及时给学生、给家长、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们市的教育口碑、我们市的整个形象，都会因你们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老曲有些急了：“学生如果在校内出事那是我们的责任，可学生和家长非要到校外住，在校外打架惹事，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那是不是你的学生？”市长眯起眼睛盯着老曲，脖子歪得更厉害了，头与肩膀紧密无间。

“是我学生。”

“只要是你学生，就是你的责任。”市长用笔在桌子上使劲敲了三下，仿佛老曲的罪状已然经过了最高法院的判决，板上钉钉了。

老曲心绪不佳，便随着大家狼灌了几杯。他本就不太会喝，属于酒不配位的

那种，可今天又喝的较猛，很快便晕晕乎乎、头重脚软了。他收到小吴的信息，提醒今晚该他值夜班，便借此赶快打住，跟几位校长道了别，打车直接回到学校。

老曲与辅导员小孙在行政楼下碰了头，便一起在校园内巡查，身后还跟了几个校学生会的学生干部，可以随时做一些跑腿打杂的工作。被微凉的晚风吹拂，发热的脸皮很是舒服，可依然觉得走路有些不稳，也许身上和嘴里还散发着酒气，想到这便离小孙远了一些。昨天刚品完清茶，今天又去喝酒，虽说俗事总在所难免，可以后还是越少越好。周末就去买副茶具，买点好茶，听说还有市里某位画家的画展，价钱不贵的话也可以买上一幅。工作上的事总是没完没了，没了这事还有那事，总得抽出时间歇一歇、静一静，给身体减减压，给精神洗洗澡。

他远远看见一只土黄色的小狗蹲坐在路灯下，正仰头眯眼，看着在它前面站着两个女学生。校内是不让养狗的，这是条流浪狗，小狗歪着头眯着眼，专注地盯着两个女生手里的香肠，这让他想起了市长以怎样的眼神盯着自己。两个女生都穿着短裤，露出匀称笔直的双腿，那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腿，在路灯的照耀下更显出细腻与光泽，如果自己是狗的话，想吞进去的一定不只是香肠。一个女生撕开香肠的塑料外皮像剥开一只香蕉，小心翼翼地送到小狗嘴边。小狗探头一咬，夺了过去，继而大口大口吞咽着，香肠狗嘴中伸缩两下便没了踪影，它的眼睛从始至终不喜不悲、不忧不惧。

他对这种流浪狗一向敬而远之，可今天看到它歪着头、眯着眼、大口吞咽的样子，从胃里产生一种翻江倒海的厌恶感。转头对小孙说，得告诉学生们，以后不能给流浪狗喂食，否则狗会越来越多，校园环境，尤其是同学们的人身安全都会有很大问题。小孙走过去跟那两个学生说了几句，小狗也跑进了树与灌木的阴影之中，消失不见。

他觉得头发胀似的疼，胃火烧火燎的难受，想早点结束巡查，便说最后再去一栋教学楼里看看就回值班室休息。小孙就近找了一栋楼，引着老曲从大门进去，老曲朝门口守卫室里的师傅点了点头，便直接上了二楼。二楼教室的门都锁着，透过门上的玻璃可以看清里面实验台上各种形状透明的瓶瓶罐罐，一副脆弱不堪、一触即碎的样子，却又有着金属般的质感和光泽，散发着冷漠刻薄的气息，这与茶具的温润亲和、典雅朴质简直天壤之别。上午找他签字的那个女学生也是化工系的，现在回想起来，她那种淡漠的眼神简直能把本就发胀的脑袋搅成一锅糊糊，把自己胸中好不容易才凝结成形的温润厚重刺得千疮百孔、撕得零七碎八。

他扶着栏杆上了三楼，学生的晚自习刚结束，每间教室都空得像自己的肚皮，有的已漆黑一块，有的还亮着灯。他走进一间前半部分还亮着灯的教室，值日生打扫得很草率或根本没有打扫，桌子上的教材七出八进，椅子下面的食品包装一地躺尸，墙角的垃圾几乎将白铁撮子和扫帚头子完全淹没。

最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在老师讲桌上竟然大大咧咧地坐着一只绿色的毛绒恐龙。他身子微晃着走到讲桌前，与恐龙相对而视，恐龙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仿佛要看穿他的脸直抵内心的隐秘，还张着满是白牙和红舌的大嘴巴。毫无疑问这是一张笑脸，是他这几天来看到的笑得最开心、最肆无忌惮的脸。他突然觉得身上所有残余的酒精瞬间涌上了脑袋，尤其灌满了额头部分，自己像南极仙翁般头重脚轻，眼前灰蒙蒙的，身子前倾。他顺势抓住手边的一把椅子，挺起腰，一用力竟把它轮了起来，将轻佻踞于讲台之上的恐龙打翻在地。他没有停手，惯性般地将椅子举起又落下，椅子砸在老师讲桌上，砸在学生课桌上，砸在不再雪白的墙壁上。小孙毕竟是年轻女老师，见此情景恐惧异常，退至教室门口，躲到一个较高的男学生干部身后，学生干部们更是呆立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七八下过后，老曲的两条胳膊有些颤抖，额头冒汗，正准备把椅子随手扔掉，却发现侧身倒在地上恐龙竟仍旧不知悔改地笑着，侧面看，那嘴似乎比刚才张得更大、笑得更放肆了。老曲顿时又来了劲儿，双腿站成马步，再举起椅子猛砸恐龙，用嘶哑的声音吼着：“你嘴大是吧，就你嘴大！你把凳子吃了吧！吃啊，给你吃！”

除了椅背和坐面是有弧度的薄木板外，整个框架都是铁管焊成，喷了白漆，十分结实，早将他手掌和膀子震得发酸发疼发麻了。他觉得除了脑子里的浆糊外，连手和胳膊也都不是自己的了。他扔下椅子，挺直身子，长出一口气，看向门口一张张年轻的脸，半是漠然置之，半是抿嘴窃笑。

的确可笑，他抬左手揉了揉右肩，老鲁老庄肯定不会和一只恐龙较劲儿的。唉，周末握茶杯时不要把水漾出才好。